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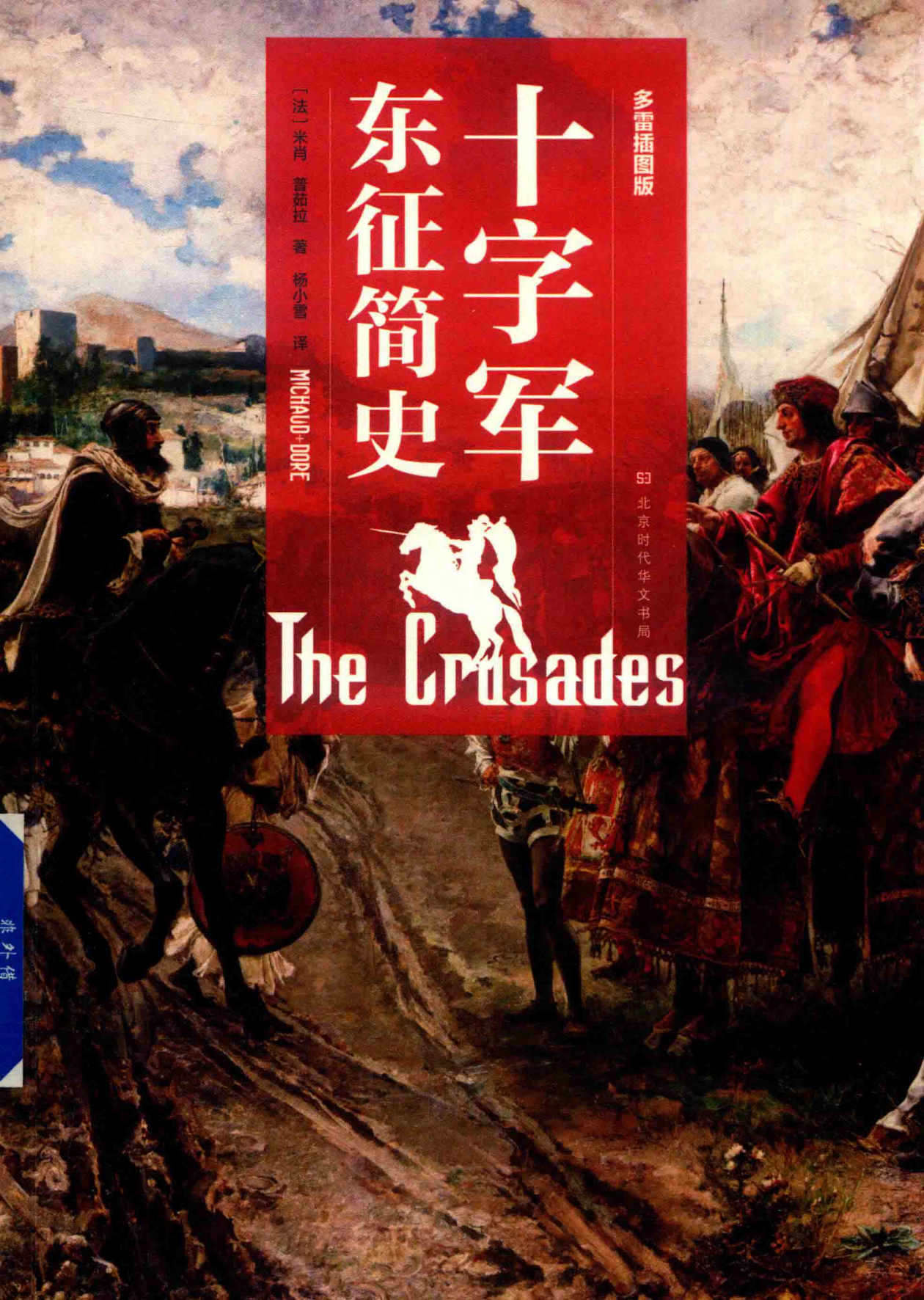
多雷插图版

SI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十字军 东征简史

「法」米肖 普茹拉 著 杨小雪 译 MICHAUD + DORE

The Crusades



〔法〕米肖·普茹拉 著
杨小雪 译

多雷插图本

十字军东征简史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十字军东征简史 / (法) 米肖, (法) 普茹拉著; 杨小雪译. — 北京: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2018. 6

ISBN 978-7-5699-2426-8

I. ①十… II. ①米… ②普… ③杨… III. ①十字军东侵—历史 IV. ①K5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10536号

十字军东征简史

Shizijun Dongzheng Jianshi

著 者 | 【法】米肖 普茹拉

译 者 | 杨小雪

出 版 人 | 王训海

责任编辑 | 余 玲 高 磊

装帧设计 | 未 氓

责任印制 | 刘 银 范玉洁

出版发行 |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http://www.bjsdsj.com.cn>

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138号皇城国际大厦A座8楼

邮编: 100011 电话: 010-64267955 64267677

印 刷 |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010-69590320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开 本 |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 25 字 数 | 312千字

版 次 | 2018年7月第1版 印 次 | 2018年7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699-2426-8

定 价 | 68.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时代画典





THE CRUSADES

MICHAUD + DORÉ

编者说明

本书配图原为古斯塔夫·多雷(Gustave Dore 1832—1883, 法国 19 世纪天才插画家, 一生创作超过 1 万幅雕版插图) 1877 年为法国历史学家米肖(Joseph Francois Michaud)的《十字军东征史》(History of the Crusades)所制作的铜版画插图。对于中世纪战争场面的刻画一直是多雷作品中最精彩的部分, 本书的 100 幅插画更是多雷巅峰时期的代表作品, 原作为对开版本。

关于文字版本, 我们并没有选择米肖的遑遑巨著《十字军东征史》, 一方面考虑篇幅问题, 另一方面多雷插图也仅是针对巨著讲史部分所作。基于作品完整性的考量, 我们选择了米肖本人和另一位历史学家普茹拉合著的《十字军东征简史》(Croisades 也译作《十字军东征史略》)为底本, 不仅篇幅适中, 而且同时涵盖了八次十字军战争的全部概况以及米肖对战争的精彩论述和考证, 即使单独阅读, 亦不失为一部有关十字军东征史的经典之作。为保证文图相配, 书中图注仍选用米肖原文, 所插位置均为相关内容处。

多雷插图本世界名著系列, 本社目前已出版 10 种, 无论是脍炙人口的《圣经故事》《神曲》《失乐园》, 还是中世纪骑士文学的巅峰《国王叙事诗》《疯狂的罗兰》, 以及大部头的经典文学作品《巨人传》《堂吉珂德》《拉封丹寓言诗》, 甚或文风诡异的《乌鸦·老舟子咏》, 我们都本着名著名译的原则对多雷插图本中最精华的作品逐一进行了梳理。“十”在中国有圆满の意味, 恰巧又赶上这部十字军东征, 虽然也有遗憾, 但毕竟了了一桩心愿, 其中桀误, 还请各方高人不吝赐教。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 十字军东征对于世界的影响不需赘述, 但仅就战争性质而言, 即使在今天的天主教内部也早有公论。本书毕竟为西方 19 世纪史家的论著, 其中有关战争立场与宗教背景的论述, 还请读者清醒的把握与甄别。

本书编辑部



前言



米肖先生希望由我执笔，为这本《十字军东征简史》作序。在写作过程中，我们两个人各尽其责。能与米肖先生合作，我感到无限荣幸，这本书是我们合作的最终成果，特殊的感激与骄傲之情在我心中油然而生。一个默默无闻的年轻人叙述了朝圣者的来龙去脉，他的叙述竟得以掺进闻名全欧洲的诗人、作家的著述中，然而这并非令我心潮澎湃的原因，这种超乎寻常的合作让年轻人得以行至更远的领域。也不是因为我们共同出版与重新评价了意义重大的历史事件，对于这一类的工作，当年轻人要翻阅无数厚重的书籍时，他自然会寻求长者的帮助，人人都需要有一双有力的手推动我们前进。我的感激与骄傲，是因为一旦说到十字军东征的问题，米肖先生从不与别人分享，由于学问与才华高高在上，十字军东征成了他的私人领地，当米肖先生说起那英雄辈出的时代，他可以用古话一言以蔽之：Terra quam calco mea est（我拥有脚下的大地）！

这让我回想起一开始的时候，我与这位研究十字军战争的历史学家结下了文学上的不解之缘。童年时期，我有幸第一次在别人的指导下踏上这条道路，懂得怜悯背井离乡的人们，并在学校里花费了大量时间，醉心于阅读英勇的基督徒经历种种冒险，自从那时起，十一年匆匆而过。十一世纪与十二世纪的编

年史就是我十九岁的想象力尽情驰骋的草原，说到这里，我必须承认，起初这些编年史对我并没有吸引力。我自然仰慕戈弗雷、唐克雷德、鲍德温、两位罗贝尔、图卢兹的雷蒙德，然而我时常在晦涩的拉丁语面前灰心丧气，在雷蒙德·达吉勒、修士罗贝尔、图德波德和包德利^[1]的记述中都是如此。意愿的力量让精神上的反感渐渐消退，我慢慢适应了中世纪叙述者的表达和言辞。《十字军东征丛书》中充溢着广博而新颖的学问，当我读完这部著作时，在老师的指导下，我不失愉悦地精心挑选了一些石块，为的是自己日后建起新的纪念碑。

我们在古老的历史中经历了长久的旅行，这路程刚刚结束，我们又开始了另一段旅途，我们回溯了历史，紧接着又踏上了当年事情发生的那片土地。我从波加尔和马泰纳^[2]的著述开始着手研究这段历史，在东方的土地上，我继续前行，而米肖先生则在海外寻找他二十五年学术生涯的最后一个字：我们在君士坦丁堡、圣贞德门和耶路撒冷的城墙下寻求编年史的答案，正如不久之前，我们在巴黎与世隔绝的小房间里不断追问历史。一八三一年二月二十日，我从圣城写信给米肖先生，此时他正在去往埃及的路上，我对他说：“在我与您一同旅行的过程中，您知道什么让我最为感慨吗？是您在耶路撒冷城墙周围的历史漫步。您已经阐述了夺取圣城的经过，却又来到了事发地点，寻求澄清心中的怀疑，寻找解决最后一个难题的方法，您希望以一种明确的方式，确定戈弗雷和唐克雷德从哪个地点进入大卫王的城市。您给学术界带来了伟大的一幕，崭新的一幕，这是历史的缪斯第一次为改正错误跨越海洋。希罗多德^[3]和另外古代几个历史学家也曾远行，但那是为了收集史实，并未为了完善一本已经写就的书^[4]。”

刚刚出版的第五版《十字军东征史》中包含了这些纠正，让我们有缘一见圣战遥远的场景，在这方面，旅行者完善了历史学家的疏漏。除了校准地理位置，采用了不同颜色区分最新一版以外，我们还能更加深入地了解那个时代的事件和精神。在一个作家的生涯中，最有趣的、最快乐的事情莫过于此：可以跟随他的作品穿越时间，可以看着自己的作品在一代代革命中经受决定性的考

验，这些革命能够改变或修正人们的品位、道德和制度，可以年复一年地将作品置于所有的评价、发现和知识中反复斟酌，可以不断回到原地，巩固学问和思想长期以来得出的经验，也可以最终将自己变成自己作品的后人！在生命将息之时，人们时常回想起已经逝去的日子，停留在一生事业的主要作为上，心中惊异于为如此之多的悔恨，做过的事情不能重来，走过的道路不能回头，因为可以教人免于犯错的经验往往存在于长路尽头：后悔全是徒劳！没有人的生命可以重来，往日写在书上的文字既不能抹去也不能更改！米肖先生的作品是幸运的，因为他自始至终地把作品拿在手中，让作品日臻完美，唯有时间才能带来这些合意的完善。为了提高一部作品的质量，他做出了如此虔诚而持久的努力，这种精神并非我们这个时代的习惯。我们每天都与人们妙手偶得的杰作擦肩而过，铺天盖地的声名阻碍了我们的视线，这些名气不过是纵身一跃，平步青云，如此之多的天才纷纷涌现，而当下的人们总是仰慕着他们，乐此不疲，这不禁令我们惊讶。然而，我仿佛感受到一种秘密的直觉正警告着公众，大部分不朽的文字都有它们的期限，十年之后，不少神祇将化为尘土，而曾经被人轻视的真理将最终以荣耀复仇。

我们即将读到的《十字军东征简史》是一部清楚地描写了宏伟历史的作品。在这部厚重的作品中，我们再现了圣十字战争的场景，并循序渐进地阐述了战争的起源和爆发，持续和衰落；既全面地阐释了历史理论，又叙述了古老的欧洲反对亚洲的战争行动。刻画出人物与民族特征的道德轮廓，形象地描画出真实事件的细节、表象、变化以及将整个世界重现在一本历史书中的千般面貌，这一切让米肖先生的著作达到一种重量，一种高度，充满了生命力和无法取代的趣味。并且，简述重大事件，将其概括在一本书中，符合广大读者们的愿望；学校里的年轻人既没有兴趣也没有耐心阅读长篇大论，就算是勤勉的学生，面对一部作品高昂的价格，也难以逾越这一重困难；世上许多人没有充裕的时间和精力研究学问，他们希望快速而轻省地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还有一些读者来自社会底层，希望我们在快速的叙述中为他们回溯十字军东征奇妙而美好的记忆。

读者们期待已久的这部作品已然由一位导师和他的学生共同完成。米肖先生委托我负责叙述从朝圣开始到第四次十字军东征的经过，我也愿意减轻他另一半的负担，但他没有接受我的好意，亲自继续工作，直到全部完成。对于这一主题的经验让我们得以用有限的笔墨叙述许多事情。我们从未忘记旅行中的回忆和知识，这样，我们可以让史实明晰，给描写润色，我们认为，这部作品可以让读者清晰地掌握十字军东征的全部经过。

这本简史是为了向大众普及圣战这个课题，我们似乎应该将历史在时下的用途和兴趣作为本书的一大特征。现在，西方人再次转向了东方地区。此时，在欧洲，我们比以往更加需要理解十字军东征中所有美好的、社会性的精神。在这些历史事件中，如果只看到庸俗的迷信、盲目的虔诚与无用的功绩交相混杂，这种评判实在是可悲的无知。穆斯林正以可怕的入侵威胁着欧洲，中世纪突然在宗教的名义下拿起武器，爆发出古老的爱国热情，驱散亚洲中部无数的穆斯林部落；中世纪为拯救圣十字而战，而圣十字正是现代文明光辉的象征。十字军东征的雄心壮志首先在于解放耶路撒冷，因为耶路撒冷是道德的中心，真理从那儿传播到全世界，骷髅地的解脱将成为反对野蛮的黑夜之子的伟大胜利。十字军东征卓越的希冀是为基督教的利益征服东方，为了带领整个人类大家族走向慈善、和平和光明，基督教的统一战线在整个大地上建立起来。在罗马世界，宗教统一的实现将呈现出比政治统一更加壮美的景象。

跟着圣战旗帜出发的人们并非全都了解，他们此时完成的任务将产生多么广泛的影响，因为人们相信这些革命是天意的工具，他们从不了解其中的奥秘，而革命真正的意义则要等到后人的揭示。不过，对时代的尊重永远需要忠诚地匍匐在当事人脚下，他们被历史选为孕育伟大事件的一代。圣战并未取得完全的胜利，半个世界仍然处于蛮荒之中。但是，如果法国、意大利、比利时和德国没有遭受东方穆斯林的入侵，如果您享受了基督教文明，您的国家拥有独立和主权，我们必须感谢十字军东征，感谢两个世纪中为圣十字而战斗的战士们。如果伊斯兰教没有将繁荣的平原和富庶的谷地化作沙漠，欧洲没有在黑夜里被侵袭，我们必须感谢殉道的朝圣者，英雄的骨灰留在了亚洲。

比利时与法国是智慧和英勇的国度，这两个国家发起了十字军东征的信号，并把欧洲的其他部分卷进前往圣墓的路途中。在圣战中，我们看到了历史中最英勇的一部分。尤其是比利时，这个国家长久以来与法国一同被看做十字军东征的摇篮，在宏伟的海外斗争中，比利时涌现出的著名战士数量最多，比利时也有幸为拉丁人的耶路撒冷带来了国王。七个世纪中，我们的国家领导了十字军东征的革命，建立起现代文明的守卫，让智慧的帝国免遭侵害。

在我们生活的年代，相同的规律神秘地回归到人性之中，欧洲的政治和工业似乎打算重拾基督教军队在东方的事业。曾经上演了一幕幕十字军战争的地区，如今再次成为了人们普遍关注的焦点。今天，人们关注着叙利亚、非洲、埃及和君士坦丁堡，仿佛回到了十二世纪和十三世纪。西方与东方的才智第二次相撞，思想的入侵取代了武力的入侵。在古代，地中海是所有文明的纽带与必经之路，中世纪时期，地中海见证了欧洲不同民族的知识相互交流。当地中海已经失去了古代世界的奇迹，圣十字的旗帜飘扬在这片海域上，而新的文明在圣十字的庇护下继续努力着。但是，在基督教殖民地陷落以后，地中海重新被黑夜控制。在我们的时代，光明与黑暗之间的斗争再次开始于同样的海岸。1830年征服阿尔及利亚和近期在非洲的成就正如另一次十字军东征。如果圣路易^[5]在突尼斯的出征和查理五世^[6]在阿尔及利亚的出征胜利了，那么查理十世^[7]就不必向非洲海岸派出军队。土耳其帝国的欧洲化改革，我们的同代人为了打开通往亚洲最远地区的商路而做出的努力，旅行者们为了将科学带到地球上其他美妙的部分而无畏地出行，这一切勇敢的努力都如同反对蛮族的十字军东征。如果十二世纪拉丁人的远征完美地实现了目标，对于现代欧洲的智慧来说，东方不再是一个需要征服的世界，而是一份需要看管的遗产。

写作这本《十字军东征简史》，我们特别考虑到年轻人，他们尤其是我们工作的动力。今天，让比利时大放异彩的，是祖先之爱。这片国土并非人们生老病死的土地，而是过去的记忆，它见证了艰辛的工作、血腥的牺牲和不朽的荣誉。因此，我们不应把命运局限在昨天或是今天，我们身后是祭坛和坟墓，逝去的世纪的残屑中，有一丝光辉的粉尘令我们敬仰：对伟大历史事件的叙述

可以作为年轻人的爱国教育。十字军东征是信仰的雄伟史诗：这个世纪在怀疑的苍白孤独中匍匐前行，信仰则可以孕育出热情、坚强和力量，向人们展现这一切，不失为一件好事。

普茹拉

注释

[1]以上均为中世纪编年史作者。

[2]均为中世纪编年史作者。

[3]Hérodote,前五世纪的古希腊作家,他著成《历史》一书,是西方文学史上第一部完整流传下来的散文作品。

[4]《东方书简:书信一〇三》,原作者注。

[5](Saint-Louis)即路易九世,卡佩王朝第九任国王。他也曾经发起第七次、第八次十字军东征。

[6](Charles-Quint)即位前通称奥地利的查理,是西班牙国王卡洛斯一世,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罗马人民的国王卡尔五世,卡斯蒂利亚和莱昂国王卡洛斯一世,阿拉贡国王卡洛斯一世,西西里国王卡洛二世,那不勒斯国王卡洛四世,地位至高无上的君主。

[7](Charles X)法国波旁王朝复辟后的第二个国王,一八二四年至一八三〇年在位。

目录

- 第一章 从朝圣的开始到克莱蒙会议 / 001
- 第二章 从十字军出发到伊兹尼克之围 / 013
- 第三章 从离开伊兹尼克到抵达安条克 / 030
- 第四章 安条克的围城与攻克 / 041
- 第五章 从离开安条克到抵达耶路撒冷 / 051
- 第六章 耶路撒冷的围城与攻克 / 058
- 第七章 从戈弗雷当选到亚实基伦之战 / 066
- 第八章 一一〇一年至一一〇三年的征战 / 073
- 第九章 戈弗雷和鲍德温的统治 / 081
- 第十章 鲍德温二世、安茹的富尔克和鲍德温三世的统治 / 093
- 第十一章 路易七世和康拉德皇帝的十字军东征 / 105
- 第十二章 路易七世和康拉德皇帝的十字军东征,续篇 / 115
- 第十三章 从鲍德温三世夺下亚实基伦,到萨拉丁攻陷耶路撒冷 / 129
- 第十四章 为新一次十字军东征布道。皇帝腓特烈一世的出征 / 145
- 第十五章 萨拉丁的征战。阿卡之战 / 155
- 第十六章 理查军队从阿卡到雅法的行军 / 170
- 第十七章 理查十字军东征的最后行动 / 182
- 第十八章 第四次十字军东征 / 191
- 第十九章 第五次十字军东征 / 196
- 第二十章 拉丁人首次围攻君士坦丁堡 / 205

第二十一章	十字军延长在君士坦丁堡的居留 / 210
第二十二章	君士坦丁堡的劫难和破坏。选举拉丁皇帝。胜者瓜分希腊帝国 / 216
第二十三章	十字军在帝国各地征战 / 223
第二十四章	耶路撒冷国王, 布里昂的约翰 / 229
第二十五章	第六次十字军东征后续 / 237
第二十六章	十字军在杜姆亚特逗留数月 / 245
第二十七章	第六次十字军东征续篇 / 249
第二十八章	第六次十字军东征结束 / 254
第二十九章	鞑靼人的入侵 / 259
第三十章	路易九世筹备十字军东征续篇 / 266
第三十一章	基督教军队向开罗行军 / 274
第三十二章	得知路易九世在埃及的苦难, 西方一片哀恸 / 285
第三十三章	圣地基督徒的悲惨情形。第八次十字军东征 / 297
第三十四章	第八次十字军东征续篇, 圣路易的染病与死亡 / 307
第三十五章	亨利三世的儿子爱德华来到巴勒斯坦。托勒密的围城和毁灭 / 313
第三十六章	十字军东征的预言没能实现 / 322
第三十七章	基督徒反对土耳其人的战争 / 328
第三十八章	穆罕默德二世围攻君士坦丁堡。帝国都城被土耳其人占领 / 334
第三十九章	教皇为反对土耳其人的十字军东征布道 / 341
第四十章	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衰落 / 352
第四十一章	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的人们如何看待十字军东征 / 362
第四十二章	十字军东征的道德特征 / 367
第四十三章	相同主题的继续阐述 / 374
第四十四章	十字军东征的影响 / 380



第一章



从朝圣的开始到克莱蒙会议

(公元四世纪至一〇九五年)

救世主基督耶稣的坟墓不该永远被各个民族遗忘。基督纪元早期，福音书的信徒们就带着他们的祈祷来到这里。君士坦丁大帝^[1]将人类之子坟墓藏进圣殿，一同进入圣殿的还有主要受难地的其他几个人，圣墓教堂的兴建引发空前盛况：它见证了来自东方不同国家成千上万的信徒。君士坦丁大帝的母亲圣海伦纳(sainte Hélène)年迈之时，来到了耶路撒冷朝圣。并且，由于她的诚心，人们在骷髅地附近的一个洞穴里找到了真十字架^[2]。尤利安大帝^[3]重建犹太圣殿并曲解《圣经》，他的行为适得其反，恰恰让耶路撒冷对朝圣者们产生了虔诚而新颖的吸引力。在公元四世纪的朝圣者中，有一些名字被载入史册：成为加沙主教的圣波菲里(saint Porphyre)、克拉蒙的欧塞波(Eusèbe de Crémone)、在伯利恒(Bethléem)生活并研习圣书的圣哲罗姆(saint Jérôme)、身出希腊名门的圣保罗(saint Paula)以及他的女儿尤思达爵(Eustochie)，今天，在圣哲罗姆的坟墓旁边，救世主出生的马槽附近，旅行者们可以找到这些人的坟墓。四世纪末，朝圣者们蜂拥而至，引发了许多教会博士的担忧，其中包括尼撒的贵格

利^[4]，他以雄辩的言辞道出了远行耶路撒冷的泛滥和危险。告诫毫无作用！从那以后，任何人为力量都无法阻挡基督徒踏上通往圣墓的道路。

人们很快发现，远在高卢民众已皈依基督教，新基督徒们也千里迢迢地赶来膜拜信仰的摇篮。从罗纳河畔(Rhône)到多尔多涅河(Dordogne)，再到约旦河边，这条朝圣者之路不仅为他们指明了前行方向，也把他们带上从耶路撒冷回到意大利的主要城市的归途。五世纪前叶，有狄奥多西二世(Théodose-le-Jeune)的妻子尤克杜莎皇后(Eudoxie)踏上了朝圣者之路。希拉克略^[5]统治期间，波斯国王霍思劳二世(Kosroës II)的军队侵略了巴勒斯坦。随着十年战乱的结束，信仰基督教的罗马皇帝最终取得了胜利，他把曾被蛮族掠去的真十字架归还给耶路撒冷圣堂，他甚至还肩负着人类受难的刑具，赤脚行走在圣城中，直到骷髅地。这个仪式后来演变为一个神圣的宗教节日，时至今日，一些著名的教堂每年以展示圣十字架的名义保留了这项传统。六世纪末，圣安东南(saint Antonin)与他虔诚的同伴们从皮亚琴察(Plaisance)出发，前往耶路撒冷，并找到了救世主的圣迹。这条路线从此以他的名字命名。在这条路上，我们可以发现，圣地的形势在那个时代出现了非常奇特的现象：当欧洲正处于战乱与革命的中心，巴勒斯坦却是骷髅地阴影之下的幸福之地；它又一次成为了应许之地！然而这一时期的休憩与繁华却相当短暂。

在宗教与政治的混乱中，当废墟堆砌在日益分裂、羸弱而犹疑的欧洲，一个伟大的人物出现了，他怀揣着建立一个新宗教和一个新帝国的大胆设想。古莱士族人阿卜杜拉(Abdallah)的儿子穆罕默德，公元569年在麦加降生。最初他只是一个贫穷的牧驼人，但他拥有闪光的想象力、充沛的精力、活跃的精神以及对阿拉伯人的深入了解，他深知他们的性情、品位和需求。穆罕默德花费了整整二十三年时间著述《可兰经》，并将其传播给那些心中最崇尚暴力的子民。阿卜杜拉的儿子在四十多岁时开始在麦加传教，传教十三年以后，他不得不逃往麦地那。然而正是公元六二二年七月十六日这次的逃亡，让他来到了麦地那，开启了穆斯林的时代。穆罕默德没花多少时间就占据了阿拉伯半岛，然而毒药中断了他的征途，六三二年，他的生命走向了终结。接下来，战争与传

教的任务由穆罕默德的岳父阿布·伯克尔(Abou-Beker)和占据着波斯、叙利亚、埃及的奥马尔(Omar)接替。耶路撒冷顽强抵抗了四个月，奥马尔的军官安鲁(Amrour)和赛尔吉尔(Serdjyl)控制了这座城市。奥马尔亲自前来，接管已被征服城市的钥匙，在原来所罗门殿所在的地方，他兴建了一座巨大的清真寺。当阿布·伯克尔的继任哈里发战胜时，巴勒斯坦基督徒的命运还算不上十分不幸，然而奥马尔死后，耶稣基督的仆从们则遭受了无法容忍的谩骂与掠夺。

穆斯林入侵并未阻止朝圣者。接近八世纪初，高卢主教圣阿居夫(saint Arcuphe)来到了耶路撒冷，他引人同情的朝圣经历被记录了下来，二三十年后，耶路撒冷出现另一位来自萨克逊国家的主教吉尔伯(Guillebaut)，他家族中的一位修女讲述了他在圣地的旅程。在几个穆斯林权力集团反复争夺统治权的斗争中，巴勒斯坦的信徒深受其害。长期以来，严酷的迫害与昙花一现的愉快安宁相互交替，终于，在阿拔斯帝国^[6]最伟大的哈里发哈伦·拉希德(Aaron-al-Richid)的统治之下，基督徒们过上了平静的日子。此时，查理曼大帝(Charlemagne)在西方铺展开了他的帝国。伟大的法国国王与伟大的伊斯兰教哈里发互通使节，互赠奇珍异宝，证明他们相互敬重。哈伦·拉希德还派人将圣城之中圣墓的钥匙送给了查理曼大帝。这种和谐相处蕴含着一种政治思想，透露了十字军东征的模糊预感。

在当时，前往耶路撒冷的欧洲基督徒途中常在一间朝圣者招待所休息，修建者正是查理曼大帝。接近九世纪末，法国的博尔纳修士(Bernard)与另外两位教徒曾经拜访了圣地，他亲眼见证了这座拉丁教堂的招待所。招待所由十二幢房子或旅店构成，与查理曼大帝在欧洲修建的其他宗教招待所一样，这间朝圣者招待所也拥有一个图书馆。虔诚的建筑修建在约沙法谷地(vallée de Josaphat)，与原野和葡萄园相连，还带有一个花园。人们对收集圣骨和商业投机的热忱也让海外旅行一时倍增。在耶路撒冷，每年九月十五日都会举行大型集贸市场，小集市也定期在圣玛丽(Saint-Marie)拉丁教堂前频繁展开。商人们来自四面八方：佛兰德(Flandre)、威尼斯、比萨、热那亚、阿马尔菲(Amalfi)、